

四書集註

孟子

四

			一 五	漢
			二	書
			二	門
五	六	二		
册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二 六 函		一 五	漢
二 三	五	二	書
架	册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522
冊數	5	(4)
函號	276	5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孟子序說

朱熹集註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

說字駟人也

駟亦作鄒本邾國也

受業子思之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邵以人為

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

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

子親受業於子思未之知是

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

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

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

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

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

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

孟子序說

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潘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潘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可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

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知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四十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

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隨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荀楊則非也。荀子極偏駁。且一旬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

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令之

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社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

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

孟子序
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

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
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
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
處天地懸隔。

孟子序說

終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瑩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早。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子對曰王何必曰利

仁者心之

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

曰何以利吾國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

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饜，去聲。於豔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執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

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味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王亦曰仁義而已矣。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

書而數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孟子見梁

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

此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孟子對曰。賢

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

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

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魚躍文

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

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

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鹿音憂。鶴詩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鹿。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

貌於歎美辭。叔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湯誓曰。時日

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

鳥獸。豈能獨樂哉。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知知此。

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填音田。○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

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密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官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

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許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頌與班同。

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有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莩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

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是知又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罪歲則必能自反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不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孟子對曰。殺

入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頂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問而王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惡之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

四書 孟子卷一

七

其使斯民飢而死也。備音勇為去聲。○備從東草為入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備。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備者。但用象入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宰獸食入之心。然狗一已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

之願比死者一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泗與洗同。○魏太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

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耕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耕。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養去聲。○彼。謂敵國也。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

迂濶。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史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子。名赫。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孰能與之。王問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也。孰能與之。王復問也。對曰。天下

孟子卷一

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浡音勃，山當放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

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道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

無已。必欲言乏而不上。曰。德何如則可以王也。王謂王天下之道。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齋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齋音核。舍上聲。釁音斛。觶音速。與平聲。胡齋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

取血以塗其釁。釁。祭也。觶。懼貌。孟子述曰。所聞胡齋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見牛之觶觶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論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

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曰無傷也。是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

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釐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祀。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

四書 卷之五

二

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

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

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起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犬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權。然後知輕重。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度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

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抑王興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平與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入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戮鍊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快不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曰。王之所大欲。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

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關同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巳語助辭

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與兵結怨之事。緣禾求魚。言必不可得。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鄉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鄉敵楚哉。蓋亦反

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鄉。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二。言集合齊地。共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潮賈音古。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疆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

至與首章意同王曰吾情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
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昏與曰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
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肆邪侈無不為已
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
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恆胡登反辟與僻同
焉於虔反○恆常也
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
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
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是故明君制民

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
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
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上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
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
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
字為理物之
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王
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
產者又發政施仁之

本也。說見下文。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

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他日見於王曰：王

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喪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與。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臣請爲王言樂。爲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今王鼓樂於此。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蹙。子六反。頞。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

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以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能與百姓

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度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出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

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開曠之地以爲圃。然文王七十里之圃。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圃。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芻。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草也。蕘。薪也。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圃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入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圃於

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齊宣王問曰。交里爲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疆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乏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太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卽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

語史

以大專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

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偏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詩

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周頌我將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血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

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

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詩

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

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

大勇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

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

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

四書 孟子卷二

死二

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

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下不安分。上不卹民。皆非理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晏子，齊臣名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

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得舒救反。省，悉井反。○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豫，皆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無事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病其民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明眊昏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明古縣反。今謂晏子時

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
師。從糧。謂糗糧之屬。明。明也。側。側貌。昏。相也。讒
謗也。隱。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
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
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從流下而忘反。謂
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此釋上文之
永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
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
廢時失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
事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
君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景公說大
一者。惟在君所行耳。

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
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
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
樂。如字。徵。陵里反。招。與。韶同。畜。救六反。○戒
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
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
日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
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
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
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
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
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齊宣王問
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明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

孟子卷一
五

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鰥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親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

孟子卷一
九六

與民同利。不設禁也。祭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鄉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

王何有。餽音侯。橐音托。戢詩作輯。音集。○王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餽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餽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楊銖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爾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

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泰。○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直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遊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渭水涯也。岐山下。無怨曠者。是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菴囿游觀之樂。與大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

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異。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析於發微之際。皆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一反。○也。棄。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絕也。士師。欲官也。其屬有鄉土。遂士。曰。四境之內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王曰。吾何以識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臣乎。

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王意以為此亡去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勿聽。

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左右聲。
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
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
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
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
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
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
謂進賢如不左右者。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
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
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獨
以此進退
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
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如此。然後

可以為民父母。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
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
對曰。於傳有之。傳直憲反。○放。置也。書曰。臣
弒其君可乎。湯武諸侯曰。賊仁者謂之賊。賊
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
紂矣。未聞弒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
暴殘虐。滅絕天理。故謂之
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
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
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
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

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弒之罪也。○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一音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

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齊人伐燕。勝之。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

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以去聲下同。○
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
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
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問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惜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

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音單
丹。食音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指齊王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
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
我后。后來其蘇。書。五稽反。後胡。禮反。○兩引。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徃而徃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箪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

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採。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耄同。倪。五稽反。○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

曰書 卷之五 卷之二 三十一

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狗哉？○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開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閔闕聲也。穆公，鄉君也。不可勝誅，言入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

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轉而尤。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而求富也。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

曰：昔者齊宣王問曰：臣聞君子居則貴，窮則隱，此之謂道也。今臣聞君子居則貴，窮則隱，此之謂道也。臣聞君子居則貴，窮則隱，此之謂道也。

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問去聲。○滕國名。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效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丟。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僭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篇。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夫音扶。疆上聲。○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

○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微幸於其所難必○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

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或曰世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君請擇於斯二者能如大王正也正謂此也君請擇於斯二者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祀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太王之事故告之非

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故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也。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人見之見音現。與平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傳。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

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
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
氏之子焉。能使我遇哉。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會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一

終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夫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齊人但知其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莞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

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艷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早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楚子六反艷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孟子引曾西與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楚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艷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在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

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子為之為願望也。孟子言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平聲。○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文王九十

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
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
禮作樂，然後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
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
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
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
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
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
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

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九世。故家，舊臣之家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鎡音茲。○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鷄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

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言其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不待言飢渴之甚。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

而傳命。郵音尤。置。驛也。郵。驛也。所以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

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去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

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疆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曰。若是則夫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曰。若是則夫子

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音賁

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善。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曰不動心有道乎。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則能不動矣。主。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黝。伊糾反。撻。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黝。名。膚。撻。肌膚被刺而撻。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

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別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孟。姓。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黝。務敵入。舍專守已。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

孟子卷之五
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以。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此於黜。為得其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禍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人去聲。憚之瑞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懼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稍束。縮二衡三。懼。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

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氣。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謂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

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日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為，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也。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音大

扶○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則志亦反為之動。如入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一。敢問夫子，縣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者，何也？知言者，盡心知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其是非，得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窺極其理而識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

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孟子先爾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詔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其為氣也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

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餘也

餒奴罪反○配者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慊口篋口劫二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晉之襲。言氣雖可以酬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作。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備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

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史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當勿忘其所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

孟子卷之二

者忘其所有事。握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握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疆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何謂知言。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曰。設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設皮。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設。偏跛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

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

矣乎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十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或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

是何言也惡不聲夫聖之夫音扶○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此孔子則於此數子曰姑舍是舍上聲○孟子言且欲行所處也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自處也

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
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
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
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
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伯夷孤竹君之
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
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夫而餓死
伊尹有莘之處上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
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
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卜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口否自有生民

以來未有孔子也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曰
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曰
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
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有
言有同也以百里而
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
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曰敢問其
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
不至阿其所好汗音蛙好去聲○汗下也三
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

曰書

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
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
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
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
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
孔子則後世亦
何所據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
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
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
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
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適其情者而見其皆
莫若夫子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

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
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
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反潦音結
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
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
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
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
擴前聖所未發學者○孟子曰以力假仁者
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霸霸必有天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
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
假仁者本無是心而

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

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不能免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間音閑。○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

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杜微直列反土音
慮反○詩豳風鴉鴉之篇周公之所作也武
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網繆繆繆補
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
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取
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此君之
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
為知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
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教音傲○言禍福無不
自巳求之者結上文之意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
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

之謂也孽魚列反○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
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
福之自巳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
也活生也書作道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巳
求○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
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俊傑才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
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
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關譏而不
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關譏而不
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氓音盲。○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二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二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

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主政。則不冠戎爲天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讐。○孟子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入皆有入不忍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言衆人雖有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

故其所行無非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不忍人之政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
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
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
黠。內音
讀。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
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
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聲名也。言乍見
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
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
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
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夫理之自
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
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
人也。惡去聲。下同。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憎
入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
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
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惻隱之心
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惻隱之心。禮
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
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情也。仁義
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
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

四書 孟子卷二 下

見於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廓。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

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也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孟子曰。矢人登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入。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音含。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也。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

者。作為棺槨。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
 利人之死。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
 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
 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處反。夫音扶。○里有
 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
 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
 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
 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
 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
 體之德。有天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
 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
 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
 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不仁
 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

人而恥為守。矢人而恥為矢也。由與猶同。○
 智不智。故不知。如恥之莫如。為不恥。此亦因人
 禮義之所在。如恥之莫如。為不恥。此亦因人
 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者如
 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仁者如
 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
 反求諸已而已矣。中去聲。○為仁由
 已。而由人乎哉。○孟子
 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喜其得聞而改
 之。其勇於自修
 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今名無窮焉。今人
 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
 無悔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
 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禹聞善言

則拜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大舜有大
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為又有人於禹與子
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
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己從人人有善則不
待勉彊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舜之
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
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與猶許也助
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
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

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
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
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
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
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
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
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不屑就己朝音
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
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

屏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屏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逸。袒音坦。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在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

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凡十四章。自第二章實為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日支于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之

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

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域。界。限也。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孟子將朝。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明日出吊於東郭氏。公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不得已而之。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

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景子曰。否。非此



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
然。夫音扶下同。○孔曰：父命乎。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曰：豈謂是與。曾子曰：與此。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轉世

長民莫如德，惡得有一以慢其二哉。
口。簞反。長上聲。○慊，恨也。少也。或作謙。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謙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者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樂音洛。○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

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也先從受學師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從使者也所受謂已之所從學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

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音見實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象高富貴為重而以責德○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也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孟子曰皆是也皆適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饋辭曰

餽。予何為不受。餽徐反。○餽。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為兵之為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若有戒心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也。○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旦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二上

聲。○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殺然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幾上聲。○子之失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曰：今有愛人之牛，拿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

四書 孟子卷之二

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他
 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上
 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
 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
 罪也。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孟子謂蚘鼃曰。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
 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蚘音遲。鼃鳥花反。為去聲。與平聲。○

蚘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者。不中。
 蚘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蚘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聲。○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官。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

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孟子為卿於齊。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出甲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王驪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驪。王嬖臣也。蓋反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王驪。蓋攝卿以行。故治之矣。孟子之待小○孟子自齊葬於魯。反人。不惡而嚴如此。

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贏齊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度。厚薄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

四書 孟子卷之二

孟子卷之二
九

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不得謂法制所
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且比化者無使士親
膚於人心獨無快乎？比必二反。快音效。○比
猶為也。化者死者也。快
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士親
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吾聞之
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
而薄於吾親也。○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
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
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

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
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
與同。夫音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
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
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
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齊人
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
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
曰：孰可以代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
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

四書
孟子卷之二
九

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天吏解見前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用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燕人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

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陳賈，齊大夫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

孟子卷之三
三十一

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着，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共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諱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狂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

順之又從而為之辭。
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譬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善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章第十、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
王就見孟

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待同朝，甚喜。今

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去為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陳子即陳臻也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

為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子不知則入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董○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斷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工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務式以利誘之故孟子推而不受○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有欲爲王

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隱爲去聲下同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能安其身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也也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于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固而不應。豈為先絕于乎。○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曰。夫尹士

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是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浩然。如水之流。不可

正也。揚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是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人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愛，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悻，形頂反，見音現。○尹士聞之曰：上識小人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孟子去齊，充虞路而荷簣者，所以為果也。○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

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問於路中問也。豫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今日此。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多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

孟子卷二 三十五

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
 不豫哉大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
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然天意不可知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
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
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孟子去齊
識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地休
名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
變故不受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
志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破兵難請去也○孔
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
在禮有時而喪公孫丑欲下
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卷之二 終

四書 孟子卷之二

孟子卷之三

三十六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資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

四書

孟子卷之三

三

不善發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
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
皆先是非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
而後非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
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
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
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
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
也成靚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
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
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

我哉靚古莧反成靚人姓名彼謂聖賢也
也公明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
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謂周
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
信力行以師聖賢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
不當復求他說也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
瘳瘳莫甸反眩音縣絕猶截也書商書說
命篇瘳眩潰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
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
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
見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
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

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傳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然友之鄉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

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齊音資。跡所居。反。餽諸延。反。○當時諸侯

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國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言。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緝。之曰齊。衰。疏。也。喪。布也。食糜也。喪禮。二日始食。粥既畢。乃然友及命。定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

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一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也。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

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而深墨。節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歆川悅反。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家宰。六卿之長也。歆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卽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

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
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弱者大悅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
禮也○林止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
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

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爲國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孟

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
緇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緇音陶亟紀力反○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緇紂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

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首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勅籍子夜反。○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

其五畝之人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卿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

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時時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樂音洛盼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普覓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掩也盈滿也時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入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扶○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

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兩于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

下序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序序學校皆以明此。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而巳。滕國編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心於此可見。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大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之稱也。

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汗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脩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井。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汗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夫滕壤地編小將為君子焉將

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之法，不可偏廢也。使自賦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餘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夫二十五畝。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之田，以厚野人也。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

四書 孟子卷之三

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此其中真法當世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謂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乎先王之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制也。曰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效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天行耳。

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片上不與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與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厚本抑未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有為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拮据織席。

孟子卷之七

以為食衣去聲。指首闔。○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運門是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塵民所居也。坻。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程子曰。搽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占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良楚之儒者。指所起土。耒其柄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

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養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養音雍。殮音孫。惡音平。聲。○養殮。熟食也。朝曰養。夕曰殮。言當自炊。饗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

曰書 孟子三

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釜，然火也。鐵，耕屬也。此語八所以煮甑。所以炊爨。反皆孟子間而陳相對也。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自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舍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爲甒者，治爲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

句。舍謂作陶治之處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

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當。堯之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滄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音滄

藥濟子禮反。深作合。反。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穴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孰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口徒駭。日太史日馬頰。日覆金。日胡蘇。日簡。日潔。日鈞。盤。日爾津。滄。亦疏通之意。濟。深。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人。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

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契音薛。別彼上聲。勞來並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稷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

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止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聲。治也。堯舜之憂民。非專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耕。而亦不必耕矣。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

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人為易並去聲。分
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
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
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矣。孔子曰。大
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
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
於耕耳。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
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
猶言不相關。言其
不以位為樂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

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
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
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
而遂倍之。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
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
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
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
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
其能自振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
變夷。陳相
變於夷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
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

四書 卷之三 十五

子貢及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
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
事之疆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
以暴之晴皜乎不可尚已在平聲疆上聲暴
蒲木反皜音杲○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
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若有似聖人蓋其
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
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
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
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
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今
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師
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馱亦作馱古役
南蠻之聲似馱博勞也惡聲之鳥
之指許行也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未
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小雅伐木之詩云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遷于喬木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
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魯頌
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
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
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中

四書

卷下

無爲。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買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買相若。屢大小同。則買相若。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爲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小。爲價也。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買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

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徒音師。又山

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倍。一倍也。徒。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壁。又音闢。○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之。誠否。

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
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
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
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
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
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
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
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
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徐子以告夷子。夷子
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

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
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
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
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
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干同。匍音
蒲。匍音北。反。○若
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
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
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
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通辭也。
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
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

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一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蓋上世嘗有不葬其受命而自覺其非也。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

亦必有道矣

反。○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口。螻蛄也。嘬。攢其食之也。類。類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藁。土籠也。裡。土舉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

貴矣

之矣憚音武。聞如字。憚然。茫然。自失之貌。為問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滕文公章句下章凡十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

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獵也。虞人。守死圍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嘆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見之意。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夫音扶。與。平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天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

則雖_レ枉多伸少而有利亦昔者趙簡子使王
 將_レ爲之邪甚言其不可也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
 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王良曰請復之彊
 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
 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
 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
 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
 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
 爲去聲舍上聲○趙簡

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
 幸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
 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
 時也尊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
 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
 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
 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御者且羞與
 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
 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
 入者也比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
 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
 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
 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

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也。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人姓名。公孫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成。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焉於處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

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周霄問曰。古之君
 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周霄問曰。古之君
 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
 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
 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質與贊同。下同。○周霄
 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
 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
 之者。將以見所適之君而事之也。○周霄問也。以已通
 太也。後章放此。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
 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

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
 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
 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永反。○禮曰。諸侯為
 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
 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
 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
 人。夫人副禱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
 婦使繅。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
 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出
 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出
 疆必載質。何也。問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

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舍為去聲。上聲。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為去聲。妁音酌。隙去聲。反惡去聲。晉國解見。

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齊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妁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聲。簞音丹。食音嗣。彭更。孟子弟也。泰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言不以舜後也。

四書 孟子卷三 三十四

今之士無功而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人之食則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日。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人。與。人。車工也。

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

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與平聲。可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曰。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土為無事而食者。其尊梓匠。○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四書 孟子卷三 三十五

惡去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
 蕪。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卽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
 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
 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
 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
 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牽其民。要其有
 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
 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唯

委反。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饋。食酒食之食
 音嗣。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
 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葛。湯之民。
 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
 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爲其殺童子而征之。四海
 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
 爲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湯始征自葛
 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
 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
 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

四書
 孟子卷之三

三十一

君用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
來其無罰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有攸不為
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
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
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
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持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能同玄黃幣也
紂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

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
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命而
其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
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
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
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
細民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
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成武奮揚
侯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此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
大取其義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
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
○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與平聲。咻音休。○戴

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灌也。
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長去聲。○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

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

與納同○殷于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己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陽貨欲見孔子而惡

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

其門陽貨闖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

子亦闖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

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闖音勸○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

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

其門大夫之門也闖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

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

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業反赧奴簡反○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

切而不洪，不及者。○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去上聲。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孟
 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如羊反。○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好去聲。下同。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治，去聲。○生，謂生民。一治一亂，氣化盛衰。
 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
營窟，音降。又胡貢胡工。
 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二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

四書 卷之三
三十一
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
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掘地掘去
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汎澤生草者也
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堯舜既沒
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汗池民
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
說暴行又作園囿汗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
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
蒲內反○暴君謂夏太
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
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

治亂非一及紂而一大亂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
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
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
無缺相去聲奄平聲○奄東方之國助紂為
虐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
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
也此一治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
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為又
古字通用○此周

相傳
世衰道微
三十一

室東遷之後。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

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橫為皆去聲。草皮表反。○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於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

起。是亦怒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

易吾言矣。為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驅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

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抑。止也。兼。并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見說上篇。承。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皆去聲。○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孰能真知其所不得已之故哉。能言距

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抑。止也。兼。并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見說上篇。承。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皆去聲。○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孰能真知其所不得已之故哉。能言距

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王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聖賢之心也。
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

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蠶音曹咽音宴。○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辯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蠶蠶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象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

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蚘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魚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辟音璧，纊音盧。○辟，積也。纊，練麻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

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願曰：惡用是鵝！鵝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鮑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閭，辟音避，頻與輦同。鮑與感同。子六反。惡平聲。鮑，魚一反。哇，音蛙。○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米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鵝，鮑鵝，鵝聲也。頻，願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蚘而

後充其揀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擇守如此

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乞野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沖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中以為廉哉

孟子卷之三終

